

三思评论

Science Review

三思文庫

本卷要目

- | | |
|-------------------|-----------------------------|
| □ 黄爱禾 | 关于“特异功能”与“超自然现象”的
五人访谈实录 |
| □ 杨振宁 | 对称与物理学 |
| □ 范岱年 | 关于科学终结论与反科学现象 |
| □ Albert
Moyer | 利用传记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人文因素 |
| □ 廖 烨 | 我所接触的美国科普 |
| □ 黄集伟 | 梦想，一个始终存在的梦想
(与卞毓麟对话) |
| □ 罗哲文 | 再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
| □ 陈 村 | 一个最大的苹果 |

江西教育出版社

编辑手记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真正做起这份带有期刊风格的,尤其是整个内容都要与科学文化相关的系列出版物,感到困难也自然是正常的。也正像我们在开场白中所讲的,既然起要填补空白,自然就应该有填补空白的难处。更何况比起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对要雄厚得多的作者储备和学术储备,科学文化这边力量要薄弱得多呢。

这一期的专题是“科学与伪科学”,这是一个本来应该讨论但却一直没有深入讨论的话题。在有限的篇幅中,虽然难以面面俱到,所刊出的几篇文章也还各有特色,就算是引玉之砖吧。至于其它的内容,像廖辉介绍的美国科普情况,李佩珊对美国《科学》杂志上与我们大有相干的文章的介绍,以及对女性主义的生物研究反思,等等,我们也都是在既关注其现实和学术意义又关注其可读性的基础上选用的。当然,像范岱年先生关于科学终结与反科学的思考,以及国外学者对科学传记之意义的讨论,虽然学术性强了一些,但稍花些精力和思考来阅读,相信也仍然值得。在与科学文化出版物相关的部分,由本刊编委黄集伟先生撰写的科普专家和科技出版界名人的对话,在浓厚的人文色彩中,生动地展现了科学的梦想。而王一方先生对目前科技书评之问题的检讨,也正是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所警惕和注意的。

总之,孩子生下来了,长得美丑和是否可爱,只好由他去了。前面的自夸似乎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当然,别人的批评,对于孩子的成长,其重要性自是显而易见的。科学,也同样是在讨论和批评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我们诚恳地期待着来自读者的意见。

书 名:三思评论(第1卷)

出版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330003)

网 址:www.jxeph.com

印刷者: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18

印 张:9.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2-3175-0/Z·62

定 价:1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让公众理解科学

贾兰坡

时年九十

三思评论

(第1卷)

目 录

开场白

【专题】科学与伪科学

- 5 黄艾禾 关于“特异功能”与“超自然现象”的五人访谈实录
- 20 祝永华 “W型超浅水船”引起的话题
- 27 刘华杰 反科学毕竟优于伪科学
-
- 33 杨振宁 对称与物理学
- 46 范岱年 关于科学终结论和反科学现象
- 51 李佩珊 有关自然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评介一篇刊登在美国《科学》的文章
- 55 Albert Moyer 利用传记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人文因素
- 66 田 泓 来自神圣殿堂的歧视
- 72 葛 霆 面对知识经济的教育
- 79 廖 烨 我所接触的美国科普
- 85 李新玲 从“克隆羊”报道看科技新闻
- 90 王一方 “壶中饺子”几许?
——关于科技书评的检讨与建设
- 94 李大光 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分析

主 编:周榕芳

执行主编:刘 兵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

弓鸿午 王一方 王小平 吕 芳 刘华杰
李大光 呼延华 胡新和 黄艾禾 黄集伟

SCIENCE REVIEW

No. 1, Jan., 1999

【人物】

100 关 洪 勇于向传统观念冲击的理查德·费曼

【对谈】

106 黄集伟 梦想,一个始终存在的梦想(与卞毓麟对话)

【书评】

116 王 元 推荐《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 358 年的谜》

118 罗哲文 再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124 胡作玄 精彩的历史 过时的观点
——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130 陈 禹 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科学
——从《复杂》和 SFI 谈起

135 莽 萍 劳伦兹和他的《所罗门王的指环》

【隔岸观书】

141 陈 村 一个最大的苹果

【旧书新读】

143 梁东方 灵学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科学大纲》“灵学”篇

【网上寻书】

【书讯】

编辑手记

责任编辑:黄明雨

特约编辑:张作耀

封面设计:李颖明

具体运作:三思工作室

电 话:010-62045404

让公众理解科学

贾兰坡

时年九十

三思评论

(第1卷)

目 录

开场白

【专题】科学与伪科学

- 5 黄艾禾 关于“特异功能”与“超自然现象”的五人访谈实录
- 20 祝永华 “W型超浅水船”引起的话题
- 27 刘华杰 反科学毕竟优于伪科学
-
- 33 杨振宁 对称与物理学
- 46 范岱年 关于科学终结论和反科学现象
- 51 李佩珊 有关自然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评介一篇刊登在美国《科学》的文章
- 55 Albert Moyer 利用传记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人文因素
- 66 田 泓 来自神圣殿堂的歧视
- 72 葛 霆 面对知识教育的教育
- 79 廖 烨 我所接触的美国科普
- 85 李新玲 从“克隆羊”报道看科技新闻
- 90 王一方 “壶中饺子”几许?
——关于科技书评的检讨与建设
- 94 李大光 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分析

主 编:周榕芳

执行主编:刘 兵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

弓鸿午 王一方 王小平 吕 芳 刘华杰
李大光 呼延华 胡新和 黄艾禾 黄集伟

SCIENCE REVIEW

No. 1, Jan., 1999

【人物】

100 关 洪 勇于向传统观念冲击的理查德·费曼

【对谈】

106 黄集伟 梦想,一个始终存在的梦想(与卞毓麟对话)

【书评】

116 王 元 推荐《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 358 年的谜》

118 罗哲文 再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124 胡作玄 精彩的历史 过时的观点
——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130 陈 禹 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科学
——从《复杂》和 SFI 谈起

135 莽 萍 劳伦兹和他的《所罗门王的指环》

【隔岸观书】

141 陈 村 一个最大的苹果

【旧书新读】

143 梁东方 灵学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科学大纲》“灵学”篇

【网上寻书】

【书讯】

编辑手记

责任编辑:黄明雨

特约编辑:张作耀

封面设计:李颖明

具体运作:三思工作室

电 话:010-62045404

开 场 白

作为大型的科学文化丛书“三思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系列出版物《三思评论》第一卷，从今天起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三思评论》的宗旨是，宣传科学精神，弘扬科学文化。“三思”者，Science之谐音也。在今天，科学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但从根源上讲，近代科学本是诞生于欧洲，与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相关的科学文化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自从近代科学被引入到中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获得了很高的敬重，甚至被用来作为救国之道。但在这种敬重之下，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科学的教育和科学的普及也远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多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注意引进和发展的，主要是科学的技术性内容，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科学的精神和文化的方面。例如，历史上就曾有过仅仅为了“用”的目的而学习“西学”（主要就是科学），却将其作为“体”的功能排除在外。因此，要想让科学真正在中国扎根并发展繁荣，对于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宣传和弘扬将是一件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

目前，在人文、社科领域，各类有关的书籍，特别是各种刊物，正呈现出发达兴盛的势头。但就科学文化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形。例如，还没有一份面向广大读者并从形式到内容专门致力于宣传和评论科学文化及科学文化类书籍的刊物。系列出版物《三思评论》的编辑出版，也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

科学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本来有着理解上的巨大差别。我们的编辑思想，取一种最广义的理解，而且更为注重的是，对科学精神实质的把握。在这种理解与把握之下，对于与科学文化相关的各类重要问题，《三思评论》都将采取宽容的态度，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得以表达，以期在真正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平等的探索和讨论中，突显真知灼见。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但开头本身，正是有意义的显示，知难而上，更是科学探索的作风。我们将编辑出版《三思评论》作为一项艰苦但值得为之奉献自己微薄之力的事业，也诚挚地期望着来自广大读者的支持。

三思科学精神，评论科学文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特异功能”与“超自然现象”的 五人访谈实录

□ 黄艾禾

〔采访手记〕

1998年7~8月,受《三思评论》编委会委托,记者作了一组系列访谈,全部采用口述实录的方法,纪录下五位被访谈对象对于“特异功能”等“超自然现象”的观点、看法,不做任何评说,让读者自己做判断。一边采访,我一边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我平常所听到的各种议论来说,人们普遍对这件事缺乏深入的思索。对于种种“神秘现象”深信不疑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以往,相信这些东西的人也好,反对这些东西的人也好,都显得简单而盲目,缺乏理性的思考。而且,就我看来,轻易就相信的人,显得盲目性更大些。

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再探讨这个问题时,终于看到了一些进步,人们开始在摒弃门户与情绪上的束缚,开始可能坐下来冷静地讨论问题。就我本人来说,我原先在听到种种“特异功能”事件时,是半信半疑的,现在我会多想想了。多想想不会有什么害处,而缺乏理性思考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弱项。我相信,多年之后人们再谈论这个问题时,20世纪末的这份访谈实录,会是一份相当有价值的资料。



邹承鲁



何 宏



胡亚东



刘易成



申振钰

邹承鲁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

对于特异功能，我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两点：

一、违反现在一般的科学常识。一般科学常识不是不能违反，如要违反就需要有充分的证据。现在所有特异功能都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充分的证据，用科学的话就是，没有对照实验。主张特异功能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眼见为实”。这句话在科学上不能成立。我们都看过魔术，都“眼见”了，那么大变活人你就相信吗？就是事实吗？对这类特异功能我也不是一下就否定的，但它既反对现有的科学常识，又拿不出严格的对照实验，就不能让人相信。

二、违反经过多少年建立的科学规律。比如“水变油”之类。又如在科学上有一个规律：一定的物质一定占有一定的空间，同一空间不能同时占有两个物质。有一种特异功能说是可以把一个物体从隔壁屋子搬到这间屋子，它就要能通过墙壁，而墙壁是一个物体，这就违反了一个空间不能同时占有两个物体的规律。如果说耳朵认字，这个不是说不可能，这方面确实还有很多没有认识的领域，但是要拿出过硬的证据。

我是说,如果是变魔术,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骗的。骗过魔术师就不容易了。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人。对于生物学以外的东西,我也不懂。而不懂生物学的人,比如学物理的人,来谈生物学领域的问题,是危险的。不要以为他是著名物理学家也就是生物学的专家。出了他的本行,他和一个一般老百姓一样。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我觉得不说不行了,也得到一些知名科学家的支持。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科学界影响很坏。一是我们现在搞科学实验普遍感到经费不足,却把钱用在这种无效的工作上;二是对青年人误导。把人力财力都误导到错误的方向,并且助长了一种科学上不踏踏实实工作,而是哗众取宠,追求新闻价值的风气。“水变油”当时曾得到哈尔滨工业大学10位教授联名在王洪成的鉴定书上签字。对于老百姓,被“水变油”骗是可以谅解的,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对于这10位化学教授,是不可以谅解的!作为化学教授,上当受骗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是拿了好处。如果真是上当受骗,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资格作化学教授!

何宏 某所人体科学专业的副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

我是学物理的,在学业上很顺利,26岁取得德国博士学位,29岁已经在牛津大学完成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当时有导师挽留,可以拿绿卡,可以说

在常规科学领域前途光明。为什么我甘愿放弃我在专业上的前程,放弃在国外很现成的优厚待遇,回到国内专门从事人体科学这样一门极其复杂、备受争议的研究?因素很多,但我想从我的经历讲起。

我是湖北人,我的父母都是搞水利工程的。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就到了宜昌的葛洲坝。我从小就对各种东西都很感兴趣,什么猜字谜呀,可以说什么都能来点,都愿意去试一试。我接触气功是在1980年左右,完全出于一片好奇心。当时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着一些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马礼堂六字诀”等等功法,我很好奇,站在那里看报纸,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久就产生过一些至今印象深刻的主体体验。比方说,体内“气”的流动。最深刻地体会,是曾经有露珠一样的东西,一直从喉头垂滴下去,滴到会阴部位。就像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不断地落下,打碎,产生很强的欣快感。上大学时也看过许多气功杂志,从1980年到今天为止我时不时地练上一点气功,“功龄”已近20年了。

我是82级华东理工大学激光物理专业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优良,1986年被推荐读研究生。上了四个月的研究生课程之后,我拿到学校四个公费保送出国留学攻读学位的名额中的一个,去当时的民主德国,席勒大学物理系攻读。我的导师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曾是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领域里主要负责人,非常有地位。我一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生吧,我始终是兴趣爱好十分广泛,比较热爱生活这样的

【专题】科学与伪科学

人。性格比较敏感,有外向性对生活比较热爱的一面,又有内省的一面。我的体验表明,这种人容易对气功产生兴趣,也容易产生气感。

我是1987年的9月去的德国,1990年的12月拿到博士学位。那年26岁,与周围德国人相比,是最年轻的博士。不久,我联系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在物理系做博士后。在英国的三年时间,我从事的是实验物理学研究,主要是在英国的碧福国家实验室里研究分析高能激光等离子体的X光光谱。当时是跨国的合作,引起很多国际大实验室的兴趣。直到英国,我都是感觉比较好的。年岁比较小,外语适应能力比别人强,单身,拿着做博士后的收入,年薪15000英镑,这条件很好了,从来没考虑过去打工什么的。这样,青春的精力一直在冲突着、在寻找突破口。跟朋友吃喝玩乐之后,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很寂寞。国外的生活虽然很好,但文化上的反差使我思考:在国外这种生活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些到外面的人也有很多失落的地方。

我在练功的时候,一入静,便可听到体内血液的流动、包括神经、脏器的真正声音。在气功界,这叫“天籁之音”。对此我请教过一个佛教界朋友,他说,你的功夫好,有“慧根”,你在前世有修行,与我们佛家有缘。他劝说我参禅拜佛。我原本很好奇,加上说过的那些反思和失落,我从气功转而对宗教发生兴趣。我也真正拜过师。这些佛教徒确实很善良,使我产生敬意。但我毕竟有很强的科学理性、思辨

能力,时间一长,我认识到宗教说教中其实存在许多悖论性的困境,说不通的矛盾。终于有一天,大概是在半年之后,我把是和是非结合到一起考虑,突然好像是把辩证法吃透了。一切对我豁然开朗。我至今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主体体验,是自我的认可。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说,别人说好的,不一定真的是好,别人说坏的,不一定真的是坏。我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真正的幸福是被需要。被这个集体需要,被这个社会需要,被你的妻子父母儿女需要,这种被需要感是你生命的所有意义。对于一个个人来讲,我可以这样生活那样生活,一切都很自由,但是你真正觉得充实与幸福,是你得到其他人的尊重。认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变得非常地洒脱。

我决定回国,我的导师很不理解,我再干一年就可以拿到绿卡了。朋友们也是不理解。我说,咱们走着瞧,是金子总会闪光,是钉子总会从口袋里穿出来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不会回国,只是因为太太们不愿回国。他们实际上被他们的家庭所拖累,失去自己选择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为他们悲哀;反过来,又因被他们的亲人所需要,他们也感到很幸福。我不同,我当时是单身,没这个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对生命科学本身非常感兴趣。我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是在你自己本身的认识和定位上。你可能什么都有,但你可能不快活。我想,既然你的愿望是做另一件事情,那你现在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牺牲——牺牲你现

在已经在专业上取得的地位。我博士后的研究也确实是科学的前沿，在英国的实验室里，有来自各国的科学家，许多国家都对这工作很感兴趣。但我个人觉得，意义还不是很大。我觉得人，尤其是在中国，人们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心态问题。我开始反思老庄哲学，对世界的工业化潮流的方向开始有新的认识。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中国人将很难追赶西方的物质生活水平。如果以生活质量为标准，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在自卑、压抑的心态里？况且西方的工业化模式也有本身诸多的局限性。我们没必要按步就班地重复别人。除了这些，当时在同宗教界朋友的交往中，产生过非常奇异的几次巧合，或者是怪梦，又像是梦，又像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我的理性非常强，自制力很强的话，很可能当时就皈依宗教了。所有这些元素都加在一起，就有了一种“开悟”，促使我下了这个回国的决心。回国之前，我就已经定位回去要做超常现象、特异功能方向的精神现象研究。到底它为什么会产生？有没有真实的一面？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能否沟通，是否是统一的？

至今我回国四年，在这个单位三年。当时我认为自己有练功的体验，又懂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语较强，思辨能力也比较强，搞这个研究肯定有优势。任何事情都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不是说先有一个假定，说什么现象存在或者不存在，然后去检验你的假设，而是从严密的实验出发，实事求是，你看出些什么问题，然后核实并探索其规律。尤其比如特异现象困

扰人类的精神生活或说激励人类精神生活已经几千年了。世界上这几十亿人早晚会问“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这些问题压根没法回答。很多人因此步入神秘主义领域。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就人体神秘现象如果能找到证据，那等于说我们对现代科学的下一步发展做了推进；如果说这个现象里头整个都是幻象，是假象，或说都是欺骗，那么对于研究人类的心理结构，研究欺骗与反欺骗，这也是非常重大的课题。在人体科学专业，我这里设硕士点已经两年了，但招不到学生。可能学生们现在很功利，他说，如果你这个现象是真的，我就到你那儿去，你能不能保证是真的？我说，那我无法保证。但我可以保证这项工作实实在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仅仅在我们国家，就有几千万练武功的人，他们有很多幻觉，在世界上有十几亿的人是宗教信仰，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为什么？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你能不能给一个科学的指导，拿出过硬的证据？你能不能出于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来做这种研究？不一定是宗教徒才研究宗教，你可以完全作为一个学者来研究宗教。不管这个现象是真还是假，你都用一种客观的、严谨的态度研究，这才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这才是起码的科学精神。但按照我的人生观，幸福观，人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主动建筑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所以我从不勉强别人跟我来。

我最初回国的初衷是想用科学来

【专题】科学与伪科学

解释特异现象。当时我认为,科学已经走到一个高峰了,它的下一步在哪里?科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哲学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推论。我至今认为,生命是最本质的,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这个层次就比你研究的生命现象层次要低。人如果能直接研究人,直接研究生命现象里的奇异现象,也许能找到科学的新的突破口。我当时的初衷就是想要找到特别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用非常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它,或借这种现象来发展新的科学理论。但是到后来来看,情况与初想的差异比较大。最关键的是,我不说也得要说,真实的现象非常罕见。到底有没有,我现在都不能做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但我也像极端的反对派那样,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否定这件事情;也不像过去做过很多这方面研究的同志那样肯定地说:这现象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失之于偏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你也可以做分析:为什么高压批判反而激起很多人的反感,激起很多人狂热地投入;为什么很多人确实是很投入,包括拿出自己的很多钱,但这些很善良的人一再、再而三地被欺骗,而他始终不能认识这一点,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被骗。这些人身上表现的精神现象、精神分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应该由中科院的心理所与我们结合起来做工作。可惜,我们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现在还缺乏科学家的独立性。人人都有很多学术之外的顾虑。作为一个科学家,不管你怎样否定他人,你必须靠实验来否定,而

不是从人格上来攻讦他人。而过去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们却有很强的封闭性,狭隘性,都是政治运动搞多了的缘故。

关于特异功能,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聪明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辩证地看问题,而笨些的人却只看到自己的理由,压根不理解对方存在的合理性。假如两边没有一个共同的认可的标准,争论就永远没有结果。包括你说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但你不能保证明天就出来一个是真的。这就需要支持者和反对者共同拟定实验。只有这样才能是民主的、科学的。过去,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好在人们的素质都在提高,现在终于有点可能性了。

再比如气功,这个功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气功派别是好的还是坏的,一般来讲,极难判断。这非常复杂。有的人是既得利益者,有的人是受害者。今天他是受害者,明天可能又因此发起来了,就像传销一样。现在这个领域没有法,没有机构管理。到底有没有“气功外气”?到底能不能除了心理暗示之外能给人治病?我认为科学家应该负责地给出一个科学的回答。现在我们有一批严肃的科学家,包括相信特异功能的和不相信特异功能的,正在共同合作,想把这些事情澄清一些。不回答这个问题,你就无法对气功活动进行真正有效的管理。

我本人的经历告诉我,相当一些主观体验是很深刻的,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可能会让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宗教信徒。在这一点上,我尊重所有真诚的、正直的人,尊重那些有自己

信仰的人；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我非常清楚个人的感觉是非常不可靠的，很多东西是全然错误的，得不到别人、尤其是科学界的印证，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己之见，按佛教的说法是“我执”太强的表现，是愚蠢的表现，是要挨大和尚的打、骂的。但是在人体“特异现象”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方，这种人都不少，甚至很多人还是教授，实在是缺乏“悟性”。人体“特异现象”究竟存不存在，科学界还没有定论，也许今后很长时间也不会有定论。如果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那早就应当有结论了。问题在于研究精神世界是否可以套用研究物质世界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这本身就又是不可回答的问题。

科学家必须要遵守科学的规律，一个是严谨求实，对社会负责，不能有个人私心、名利心；再就是千万别用搞政治的办法搞科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山头，搞帮派。这样做只是玷污科学。连毛泽东都会犯错误，大学教授，哪怕是大科学家当然更可能会犯错误，千万别把人神化。

对于特异功能研究，我的主张很客观，尽可能少一点主观偏见，主张用严密的实验，可靠的方法进行检验，既然说是科学，就应当坦荡地争取承认，接受检验。所以我是中间派。这使我在阵营的两边都有很好的朋友。我理解他们，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但我没觉得是什么包袱，谁是谁非，让历史作答。

胡亚东 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

特异功能这东西，与宗教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上升到哲学观念上的，进化到哲学的水平，几个大的宗教是能站得住的，它基本的目标是把社会做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伪科学、特异功能、气功、灵魂不死等等都是一类的东西，是跟宗教两回事。如果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都不同意宗教的有神论，但我们不必要去反对它。它可以去讲它的。但我相信科学必然会解释宗教所提出的那些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天灾、生死、疾病等等，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慢。比如“厄尔尼诺”现象，我问过很多最有名的地球物理专家，还都解释不清楚。但不清楚不等于将来我们不可能认识。科学已经证明有许多过去不清楚的东西现在已经清楚了，但还有大量的东西有待于去弄清楚。科学最不清楚的就是人，最难的是生物，所以都说下个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会有一天能解决生物的本质，整个生命的东西就会逐渐清楚，人的思维也会逐渐清楚。当科学发达到一定程度，把生物现象或有思想的生物弄得比较清楚时，科学与宗教就会融为一体了。

这十几年来，这种非科学或者是反科学的现象发展得比较快，这与其他国家的邪教或是反动会道门是一脉相承的。刚开始，这些东西都是“特异功能”，给你表演表演，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东西每一个都变成了

【专题】科学与伪科学

很强大的组织。这已经不是我们搞科学的人应该管的了，应该是公安部门去弄的了。如果不管，把人们都弄成愚昧状态，社会能安定吗？

这里头有些很奇怪的现象，有些科学家很信这个。但他不知道：骗子要骗一个油头滑脑的市民，可能骗不了，但骗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却很容易。因为科学家往往对这些市井的流氓骗术很不了解。这科学家很容易上当，他脑子里没那些坏东西。这里我就提出一个问题：科学家要提倡科学意识科学观念，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有很多科学家确实很有成就，但在他自己研究的这门科学之外，他就失去了分析批判能力。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专门到高水平的科研单位去表演，专门到科学院、到北大去、到清华去表演，然后他们说：科学家都看我的表演了，他们都信！很多科学家糊里糊涂说两句，给他们抓住以后，就到处宣传。所以我说，科学家不要被那些不是你研究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现象所迷惑。而这些人从来也不去找科学院心理所，医学院也极少去。越是搞基础研究的越傻！

十多年前，特异功能还没那么盛行呢。那时张宝胜说他可以从一个封闭的容器里，比如一个玻璃管里，猜出里面有什么东西。比如里面有卷着的一张纸，他可以看出写的什么字。我们化学所做这种实验很容易，我们有的是这种玻璃管，于是我们就和何祚庥几个人做了几个样品，在一张纸上画上画，写上字，包起来，放在一根玻璃管里，用灯一烧，封好口。按他们的要

求，留一个毛细管一样的小洞，好让他往里发功。结果他一个都不做。你放在那里让他做，他说我今天没兴趣。然后做从信封里看纸条上的字，这也失败了。整个让我们请的一个魔术师给看穿了。他拿一个信封，交到在场一个人手里，说：你别看，我也没看，咱们大家都不看，现在我到隔壁房间里去发功。他去的时候，魔术师告诉我说，他已经调包了。等他再回到屋里，他发现大家神色已经不对了，要说他也是很聪明的人，他就先发制人，他说你们偷看了！其实大家都清楚：谁也没偷看，他是故意这样说，给自己下台阶。至于那些“带功报告”，就更没谱了。后来我就对大家开玩笑说：化学所以后一概不准借给这种人做这种“报告”，谁要是借出去了，那以后影响升副研究员。

所有的气功，它都有一定的好处。就像你做体操也有好处的，都是一种身体的活动，都有利健康。这里就有些混淆之处：你每天去参加这样的活动，跟人说说笑笑，运动运动，身体确实好了一些，那些所谓“元极”、“太极”等等各种各样的气功就说，这是因为练了我们的功。但是我说，练这种功，身体上变一点了，可脑子练坏了。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的楼里，我的周围就有不少我认识的人在练气功。这些东西都是从感性出发的，没有一点理性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就在楼下练，练到一定程度，就要进一个“进修班”，到北京郊区昌平住旅馆，在那强化，“灌顶”。你听听这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到昌平去了，叫“进一步的提升”，大概